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七　殊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二門第二子攝頌之餘

緣在室羅伐城六衆苾芻雖復年邁常為掉擧諸苾芻告曰仁今年暮掉擧未休聞已默然遂告難陁鄔波難陁曰諸黑鉢者極為多事輙行誡勗我等宜可作耻辱事令其羞赧從是作心伺求其便時有衆多耆宿苾芻往野林中樹下宴坐于時六衆亦往林中見彼寂定遂於三面上風放火遠在一邊遙看而住時彼老宿見火欲至即皆驚起隨煙走出六衆見時作如是語仁今年老掉擧未休何故奔馳乖失庠序報言具壽汝可不見猛火燒林何恠趍走六衆報曰世尊豈可於平居時制其戒法危險之際便遣犯耶荅曰豈非汝等縱此火災六衆大笑我等故欲耻辱於汝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不應焚燒林野若故作者得窣吐羅底也罪

緣在室羅伐城有二苾芻老少相隨

人間遊履老者多有衣資少者二衣
而已老語少曰具壽汝可為我擎持
衣袋我今疲極蹔欲息肩少者報曰
欲致片言頗不瞋責荅言任説誰復
相瞋少言老宿豈可不見佛法僧寶
隨得奉施何假多畜愚癡物耶告言
賢首汝不為持誰復强逼然我問汝
汝豈是我阿遮利耶鄔波馱耶輙於
我處而行誡勗少者默尒老作是念
我今宜可料理小人至日云暮共寄
寺中寺內衆僧舊立條制乃至一宿
無依止者不得輙住其知事人告二
客曰仁既新来可請卧具老者取已
語言汝可請取少者報曰我未依止
待得師已方請卧具即便往詣衆首
上座既礼敬已白言上座與我依止
報言賢首汝共誰来荅曰苾芻某甲
賢首汝可就彼請為依止勿令彼人
作如是語衆首上座破我門徒彼聞
語已更就餘人如是展轉乃至合寺
隨所至處悉皆不受後還房所扣門
喚曰敬礼上座問汝是誰荅云某甲
頗汝無病白言上座知不此合寺中

帯

大衆立制若無依止一宿不停可與
我依止報言賢首實是好制衆不作
者我當為立汝先語我云豈不見三
尊多畜愚癡物令言敬礼上座一何翻
覆之甚如是逋惕誰能為作蔭汝別
覓依止之師彼遂默然不為開户通
宵坐地受苦至明苾芻以縁白佛佛
言不應無依止師人間行李又諸苾
芻不同師子懐堅鞕心有恨不捨然
諸僧伽不應輒作如是惡制令他苾
芻横受苦惱若苾芻無依止師人間
遊行作惱他心立非法制皆得越
法罪
佛在摩揭陁國人間遊行於莫俱山
薄俱羅藥叉住殿而為安處苾芻龍
護而為侍者尒時世尊於闇夜分天
復微雨掣電流光於空地中經行遊
步諸佛常法乃至世尊未卧已来侍
者不應在前而卧時天帝釋便以天
眼遍觀下界見佛
世尊在薄俱羅藥叉所住之殿於闇
夜分天復微雨掣電流光於空地中
經行遊步我今宜可礼覲世尊即便

變作妙琉璃殿隨身而往上覆世尊
隨大師後而為遊步摩揭陁國時俗
諸人若見猨見夜啼泣者告言勿啼
薄俱羅藥叉欲来食汝于時龍護見
佛世尊夜深不卧久作經行我今宜
可道薄俱羅藥叉而為恐怖作是念
已即披長毛大縶於經行處告言沙
門薄俱羅藥叉現身来至佛告龍護
汝愚癡人以薄俱羅藥叉怖於善逝
如来世尊應正等覺久離怖畏毛竪
心驚亦皆除遣時天帝釋見彼龍護
作非法事心生嫌恠白言世尊於佛
法中亦有如是等人佛告帝釋汝今
應知喬荅摩家極甚寬廣於中品類
乃有多途勿輕此人亦於来世獲清
淨法時天帝釋礼佛足已便往天宮
佛作是念由諸苾芻以毛向外而披
大縶有斯過失我今制諸苾芻如是
披者得越法罪時諸苾芻聞是制已
隨逐商旅人間遊行至牧牛人處時
屬寒夜得長毛縶縶有臭氣蕪多蟣
虱意欲將毛向外而覆彼懼犯戒不
敢翻披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毛向外

披但得端坐一不合經行違者得越
法罪
第二門第三子攝頌曰
披緂聽不聽　惡地不置鉢　衣開三種紐
應知條亦二
緣在室羅伐城佛告諸苾芻若得劫
貝臥帔或得長毛緂或得高𥜥婆如
是等物我今聽許若僧伽若別人皆
隨意受用若是勝上高𥜥婆緂僧伽
聽畜不許別人
緣在室羅伐城時有乞食苾芻於日
初分執持衣鉢入城乞食上衣墮落
即便疾疾置鉢于地整理上衣時居
士婆羅門見已生嫌作如是語沙門
釋子多不潔淨隨穢惡地而置其鉢
苾芻以緣白佛佛言不應隨地而置
其鉢得越法罪然為護衣應安拘紐
苾芻便以棘針綴衣致令衣損佛言
不應尒復以線繫佛言此亦不應可
於肩上安拘胷前綴紐苾芻不知云何
作紐佛言紐有三種一如嬰薁子二
如葵子三如棠梨子彼於肩上緣邊
安拘能令速斷應於緣後四指安拘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七　第五張　殊

即於衣上綴拘令衣疾破佛言應重
作帖以錐鑽穴拘出其內繫作雙拘
其紐可在胷前緣邊綴之疊衣三襵
是安拘紐處若違制者得越法罪
緣在室羅伐城同前乞食苾芻乞食
之時下衣墮落置鉢于地整理下裙
俗人見嫌作如是語沙門釋子不簡
淨穢隨在何地而置其鉢苾芻以緣
白佛佛言應繫下裙方入聚落彼以
縷繫令衣速破佛言勿以縷繫應用
腰絛苾芻不知其絛如何當作佛言
絛有三種一褊二方三圓若異此者
得越法罪
第二門第四子攝頌曰
勝鬘惡生事　次制諸瓔珞　金絛及彩物
斷皆當不應
佛在劫比羅城多根樹園尒時釋子
大名有一聚落其知營務人忽然命
過時彼衆人來白大名曰知事之人
命已身死可遣餘人來知村務時有一
摩納婆在傍而立大名告曰摩納婆
汝今且往撿挍村事我當續更遣知
事人彼便即去往至村中依法撿察

葡

所得地利送上大名倍勝於前人無
恨色大名問曰汝今多送租稅倍勝
常時不於衆人生逼迫不自言大家
我並依理而稅不苦於人于時大名
問村人曰此摩納婆不於村邑生逼
迫耶諸人荅曰人無恨心于時大名
遂立為主其人平均依理徵稅不為
抑奪為知事官統領村邑時摩納婆
於大婆羅門族娶女為妻未久之閒
便誕一息復經年月又生一女名為
明月如法長養漸至成人智慧聰明
儀容超絕於諸村邑無不歎美後於
異時其父得病雖加藥餌竟不痊損
於此邑中所收年稅咸充藥直無有
殘餘更向外村轉貸而用其病日篤
遂致命終時村邑人詣大名所白言
大家彼知事官今已身死大名告曰
於彼村邑有年稅不荅曰於此年中
多獲封稅由彼遭病咸充藥直仍不
能足更貸餘村大名告曰所有殘餘
可為還債諸人荅曰更無餘物唯有
一婦及男女二人女名明月智識聰
明儀容超絕於諸村邑無不歎美大

名告曰母及於兒任其自活其女明
月可與將来時彼邑人放其母子遂
號明月至大名所時彼宅中有一老
母常為二事一煑餅食二採衆花于
時老母白大名曰我今年邁不堪二
業此之小女與我為伴彼言隨意老
母即報明月汝今可往林内採花我
在家中營事餅食彼採花已線結好
鬘奉上大名大名見喜告曰勝妙花
鬘可置而去後老母来問言何意先
時花少今者倍多白言先時大家有
近親人来從我乞我即分布今時不
與又我目睛觀察不審今小女眼明
採花審諦是故花多大名曰若尒此
女留住園中每於日日常採多花結
作勝鬘持来與我因号此女名曰勝
鬘女於後時取已食分詣彼園所遇
佛世尊入城乞食勝鬘於路見佛色
相深起敬心瞻視尊顔渴仰而往便
作是念由我昔来於真福田未曾供
養是故我今獲斯貧賤若佛世尊受
我食者我此飯食持將奉施尒時世
尊知彼女心即便舒鉢告言善女如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七 第八張 珠

蒂

汝所念欲施食者可置鉢中于時勝
鬘將已飯食以恭敬心置佛鉢内頂
礼佛足作如是言願我此福得捨婢
身永離貧苦獲大富貴作是願已礼
佛而去在路忽逢父之朋友彼人善
相既見勝鬘身有異相問曰汝欲何
之勝鬘啼泣又問何故憂懷若斯答
言阿父我被大名將充婢使告言小
女可舒手來我與汝相彼便展手老
人見已即說頌曰

若人於手中　有鬘鉤輪相　雖生下賤室
當作大王妃　若人於手中　有城樓閣相
雖生下賤室　當作大王妃　若人口如池
蕃作攞王響　雖生下賤室　當作大王妃
汝今勿憂愁　定離於婢使　必受上富貴
當作大王妃

于時勝鬘拜辭老父行詣園中乃於
後時彼勝光王嚴駕四兵出行遊獵
其所乘馬忽尒奔馳控制不禁遂至
劫比羅國入大名園内勝鬘見已便
作是言善來大王王問勝鬘此是誰
園答曰是大名園王乃下馬女將繫
樹王言取水我欲洗足女作是念可

莆

来煗水為王洗足遂即徃取日照之
水感以蓮葉將至王所與王洗足王
復告言更可取水我須洗面女又作
念溫煗之水洗目非宜以手攪水令
冷煗相得送至王所王洗面已復語
女言更取水来我欲須飲女還作念
要得冷水可能止渴即詣池所深掇
取水奉上於王王既飲已即問女言
於此園中有三種水耶荅言園無三
水本是一處王復問言若是一水汝
向如何得三種别如前所作具白於
王王聞此語便即思惟此女方便善
觧時機作是念已乃告女言我欲眠
卧須汝握脚王既卧已女為握足王
便得睡女復念言諸王貴勝怨恨者
多相愛者少王今眠睡恐有悪人来
相侵害若不為王關閉門户忽有傷
損我及曹主必招罪責事須防守即
關門户于時四兵尋覔大王到其園
所問言王在此耶女聞語已不為開
門軍聲外震王乃驚覺即問女言此
是何響女曰有諸人来問王所在欲
得開門王乃問女誰閉其門荅言我

閑何故閑耶女曰我自思念諸王貴
勝怨恨者多相憂者少王今睡眠恐
有悪人来相侵害若不為王関閉門
戶忽有傷損我及曹主倶招罪責因
即関閉王聞此說讚言好女甚有奇
計王曰園主大名是汝何親答言我
是大名駈使之人王語女言汝非在
下是大名女何不實說女乃黙然
時王語女可往城中報大名曰勝光
大王在汝園內女即速去具報大名
大名聞已辦諸美饍及以香花與多
人衆詣其園所見勝光王唱言善来
大王共相慰問令王洗浴次奉上衣
塗飾香鬘具薦芳饌食罷言議問大
名曰此之少女是汝何親答曰是駈
使人王曰非駈使人是君之女宜當
與我大名曰更有奇妙釋種之女勝
斯數倍何不取之王曰此女是我所
須不求餘者大名曰若如是者我當
莊嚴備禮奉送王曰善哉大名即便
嚴飾城隍掃灑衢路其勝鬘女具諸
瓔珞載于大象於康莊處揺鈴遍告
劫比羅城所有人衆或有諸方来集

帯

會者應知釋種大名之女号曰勝鬘
今欲送與憍薩羅國勝光大王為第
一夫人舉城人衆咸皆送出時勝光
王廣脩軍儀禮迎歸國是時王母聞
說取婢以作夫人便懐忿心作如是
念此非善子徒煩我腹生長成立終
為婢夫作是念已懐憂而住及迎至
城王告勝鬘曰汝今可去拜謁大家
勝鬘即便往大家所手執雙足佐頭
而拜其手細軟觸彼母時身心泰然
即便睡著須臾覺已作如是語觀斯
婢女身形美觸必當喪我憍薩羅城
時勝光王有二大夫人一名行雨二
曰勝鬘若王每與勝鬘歡會聚時即
讃行雨作如是言勝鬘當知行雨夫
人容儀超絶勝鬘白王我於何時可
得相見王言不久即應相見若與行
雨聚集之時即讃勝鬘作如是言行
雨當知勝鬘夫人肌膚細滑舉世希
奇行雨白王我於何時可得相見王
言不久令汝得見王於彼二更相稱
讃令生愛重欲相見後於異時三
春届節百卉敷榮茂林清池花鳥交

映孔雀鸚鵡鳧鴈鴛鴦雜類衆鳴羣
飛合響王於一時與諸婇女於芳園
所隨處周旋歡娛嬉戲王息眠睡宮
人縱逸貪諸花果恣意遊行其時行
雨身體勞倦攀無憂樹枝暫時佇立
勝鬘因過到其傍邊既見行雨作如
是念此是樹神即礼其足勝鬘睡著
行雨便睡王既睡覺還見勝鬘在行
雨處王即喚諸婇女還入宮中後於
異時王對行雨讚勝鬘時行雨白言
我於何時得見勝鬘王言汝已見竟
行雨答言未曾省見王言我令汝憶
曾相見時汝自思念往於園中手攀
無憂樹枝暫時立住時勝鬘來見手
觸汝足行雨白言彼是勝鬘耶王言
是行雨白言知王於我深有愛念能
弃如此細軟容儀曲觀於我王復詣
彼勝鬘之處讚歎行雨勝鬘曰我於
何時得見行雨王言汝已曾見勝鬘
言我不曾見王言我令汝憶汝於無
憂樹下礼行雨足是勝鬘白王彼是行
雨耶王言是即白王曰知王於我深
有愛念能棄如此顏容色相曲觀於

我舉國人衆普皆知聞勝光大王有
二夫人一是勝鬘一是行雨勝鬘軟
滑超絶諸人行雨容儀難可比類時
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大德勝
鬘行雨各作何業由其業力一則身
形細軟二乃容貌超倫世尊告曰此
二皆由自業所感增長成熟廣說如
餘汝等苾芻過去世時於大城中有
婆羅門娶妻未久便誕一息不經多
年復生一女俱漸長大父母遇病皆
悉身亡時彼童子既遭憂慼念往山
林即携其妹共至林所採拾花果以
自支持汝等苾芻如大黑虵有五過
患云何為五一者多瞋二者多恨三
者作惡四者無恩五者利毒應知女
人亦有五過一者多瞋二者多恨三
者作惡四者無恩五者利毒云何名
為女人利毒凡諸女人多懷猛利淫
欲之心是時童女既至成人欲心漸
盛告其兄曰我今不能常飡花果以
自存命可往人間求諸飲食時兄將
妹共出山林往婆羅門家而行乞食
兩聲齊喚主人出看見而告曰隱居

莆

之人非畜妻室兄曰此非我妻是親
妹也即問兄曰曾娉人未報言未若
如是者何不與我答曰此已遠離世
間悪法女心欲盛報其兄曰豈我林
中食諸花果不能活耶然我不堪煩
惱所逼共辭林野遠至人間今可以
我與婆羅門兄曰我實不能嫁娶於
汝此是悪法非我所為汝有俗心任
情所作時婆羅門知女心已延入家
中大會宗親納以為婦報其兄曰今
可與我同宅而居別為一室兄曰我
不求欲當樂出家妹曰共立要契若
可隨情兄曰是何言要妹曰若共證
得殊勝果者可來相見兄曰善哉如
汝所願即便辭去至隱士所而為出
家由彼宿世善根力故遂於三十七
品菩提分法無師自悟證獨覺果便
作是念我先與妹共立要契今可往
看便至其所上昇虛空身現神變上
出火光下流清水奇相非一縱身而
下諸凡夫人見神通時心疾迴轉猶
如大樹崩倒於地頂礼尊足白言大
兄今得如是殊妙勝德答言我證白

言兄為資身須得食飲我為求福願
興供養可住於此荅曰汝無自在可
令報夫即白夫言仁今知不我兄出
家成就禁戒得上妙果世間第一我
欲供養不敢自專若見許者於三月
中飲食資給荅言賢首彼不出家我
雖不欲終須供濟況已出家獲殊勝
道今隨汝意供養三月其夫更有一
婦見施飲食便作是念家財共有彼
既求福我何不為告曰汝兄亦是我
尊我欲隨日而中供養荅言隨意其
獨覺妹護彼情故妙食置內麁食覆
上持告舊妻我此飲食供養於兄願
當隨喜其時舊妻至設食日亦護彼
情麁食置內精者覆上持告新妻我
此妙食奉施尊兄願當隨喜汝等苾
芻當知勝鬘是獨覺妹以精妙食供
養兄故由斯福力五百生中身常細
軟其第二妻以外妙食施獨覺者今
行雨是由斯業故五百生中容儀端
正乃至今生儀貌超絕汝等苾芻當
知黑業得黑報白業得白報雜業得
雜報汝等應捨黑雜二業修行白業

廣說如上汝等苾芻當如是學
復於後時勝鬘夫人遂便懷妊同於
此夜大臣婆羅門婦亦即有娠由有
娠故極受辛苦勝鬘夫人至九月滿
便誕一男容貌端嚴人所樂見經三
七日聚會宗親欲為其兒施立名字
王曰可抱此兒將現國大夫人請立
何字群臣如勑抱現夫人時大夫人
謂諸臣曰我豈先時不作是語觀斯
婢女身形美豔必當喪我憍薩羅城
大臣白言誠有斯語此子未生國大
夫人先已為作不祥之記應與此兒
名為惡生初生之日大臣之婦亦誕
一男生旣滿月如上廣說乃至惣集
諸親與兒立字衆人議曰初懷此子
母受艱辛及至生時還遭極苦冝與
此兒名為苦母惡生太子以八養母
而為供侍廣如餘說其苦母孩兒亦
八養母而為供給乃至長大其婆羅
門種種業藝無不學盡後於異時惡
生太子與苦母等出城遊獵太子乘
馬忽尒奔馳遂至劫比羅城到釋迦
園所其守園人遂告園主惡生太子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七 第十七張 [illegible]

肅

今至園中釋子聞巳手相議曰我等
遂出欲殺惡生今正是時諸人各各
嚴整兵甲即欲出城耆老見之共相
問曰汝等持兵欲向何處荅曰惡生
太子来在釋園耆老曰彼是客人創
来至此未相觸悞今且容忍諸人聞
巳皆退入城於後四兵尋覔太子還
到園中於其園内周遊而住其守園
人復報城人惡生四兵来入園内破
散非分諸人聞巳倍增瞋怒更加威
武咸共出城意欲煞戮耆老復問汝
等更向何處荅曰惡生太子乃領四
兵破損我園今欲煞戮耆老曰且當
容忍于時惡生知釋氏兵欲来相害
遂即引兵速歸本國唯留一人告言
住此私聽釋子有何議論于時釋兵
既至園所退覔不得見彼一人問曰
婢子惡生今在何處荅曰尋即迯迸
時諸釋子作此議論我等若獲惡生
身者先須割手或言截脚或言剜心
今既私迯更何所作遂令手力掘却
惡生行住之地深至于膝別以餘土
填滿其坑所倚墻壁亦皆削去別更

帝

泥塗水乳香湯及諸花彩灑散園內
作是事時彼所留人皆悉具見遂往
憍薩羅城至惡生處稽首作礼在一
面立惡生問曰釋子於我有何議論
白言太子其言毒害我不敢說惡生
曰彼出惡言令其自受汝所聞見今
可實說我欲知彼所為之事彼人即
為廣說如上惡生聞已便懷忿恨告
左右曰汝等憶持父王歿後我紹位
時汝等當說斯事令我憶知是我先
怨必誅釋種苦母曰善哉太子使出
此語願自堅心紹位之時我當為說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七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